紅樓夢/第03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三十三回　手足耽耽小動唇舌　不肖种种大承笞撻

卻說王夫人喚他母親上來，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，又吩咐請幾眾僧人念經超度。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。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，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，心中早又五內摧傷，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，也無可回說。見寶釵進來，方得便出來，茫然不知何往，背著手，低頭一面感歎，一面慢慢的走著，信步來至廳上。剛轉過屏門，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里走，可巧兒撞了個滿怀。只聽那人喝了一聲“站住！”寶玉唬了一跳，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他父親，不覺的倒抽了一口氣，只得垂手一旁站了。賈政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你垂頭喪氣嗐些什麼？方才雨村來了要見你，叫你那半天你才出來，既出來了，全無一點慷慨揮灑談吐，仍是葳葳蕤蕤。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，這會子又咳聲歎氣。你那些還不足，還不自在？無故這樣，卻是為何？”寶玉素日雖是口角伶俐，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，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，跟了金釧兒去。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，究竟不曾聽見，只是怔呵呵的站著。

賈政見他惶悚，應對不似往日，原本無氣的，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。方欲說話，忽有回事人來回：“忠順親王府里有人來，要見老爺。”賈政聽了，心下疑惑，暗暗思忖道：“素日并不和忠順府來往，為什麼今日打發人來？”一面想一面令“快請”，急走出來看時，卻是忠順府長史官，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。未及敘談，那長史官先就說道：“下官此來，并非擅造潭府，皆因奉王命而來，有一件事相求。看王爺面上，敢煩老大人作主，不但王爺知情，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。”賈政聽了這話，抓不住頭腦，忙陪笑起身問道：“大人既奉王命而來，不知有何見諭，望大人宣明，學生好遵諭承辦。”那長史官便冷笑道：“也不必承辦，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。我們府里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，一向好好在府里，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，各處去找，又摸不著他的道路，因此各處訪察。這一城內，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，他近日和銜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。下官輩等聽了，尊府不比別家，可以擅入索取，因此啟明王爺。王爺亦云：‘若是別的戲

子呢，一百個也罷了，只是這琪官隨机應答，謹慎老誠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，竟斷斷少不得此人。’故此求老大人轉諭令郎，請將琪官放回，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，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。”說畢，忙打一躬。

賈政聽了這話，又驚又氣，即命喚寶玉來。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，忙赶來時，賈政便問：“該死的奴才！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，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！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，你是何等草芥，無故引逗他出來，如今禍及于我。”寶玉聽了唬了一跳，忙回道：“實在不知此事。究竟連‘琪官’兩個字不知為何物，豈更又加‘引逗’二字！”說著便哭了。賈政未及開言，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：“公子也不必掩飾。或隱藏在家，或知其下落，早說了出來，我們也少受些辛苦，豈不念公子之德？”寶玉連說不知，“恐是訛傳，也未見得。”那長史官冷笑道：“現有据證，何必還賴？必定當著老大人說了出來，公子豈不吃虧？既云不知此人，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里？”寶玉聽了這話，不覺轟去魂魄，目瞪口呆，心下自思：“這話他如何得知！他既連這樣机密事都知道了，大約別的瞞他不過，不如打發他去了，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。”因說道：“大人既知他的底細，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？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，他在那里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。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。”那長史官聽了，笑道：“這樣說，一定是在那里。我且去找一回，若有了便罷，若沒有，還要來請教。”說著，便忙忙的走了。

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歪，一面送那長史官，一面回頭命寶玉“不許動！回來有話問你！”一直送那官員去了。才回身，忽見賈環帶著幾個小廝一陣亂跑。賈政喝令小廝“快打，快打！”賈環見了他父親，唬的骨軟筋酥，忙低頭站住。賈政便問：“你跑什麼？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，不知往那里逛去，由你野馬一般！”喝令叫跟上學的人來。賈環見他父親盛怒，便乘机說道：“方才原不曾跑，只因從那井邊一過，那井里淹死了一個丫頭，我看見人頭這樣大，身子這樣粗，泡的實在可怕，所以才赶著跑了過來。”賈政聽了驚疑，問道：“好端端的，誰去跳井？我家從無這樣事情，自祖宗以來，皆是寬柔以待下人。——大約我近年于家務疏懶，自然執事人操克奪之權，致使生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。若外人知道，祖宗顏面何在！”喝令快叫賈璉、賴大、來興。小廝們答應了一聲，方欲叫去，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的袍襟，貼膝跪下道：“父親不用生氣。此事除太太房里的人，別人一點也不知道。我聽見我母親說……”說到這里，便回頭四顧一看。賈政知意，將眼一看眾小廝，小廝們明白，都往兩邊後面退去。賈環便悄悄說道：“我母親告訴我說，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，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奸不遂，打了一頓。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。”話未說完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，大喝”快拿寶

玉來！”一面說一面便往里邊書房里去，喝令“今日再有人勸我，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交與他與寶玉過去！我免不得做個罪人，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，尋個乾淨去處自了，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。”眾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，便知又是為寶玉了，一個個都是啖指咬舌，連忙退出。那賈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，滿面淚痕，一疊聲“拿寶玉！拿大棍！拿索子捆上！把各門都關上！有人傳信往里頭去，立刻打死！”眾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，有幾個來找寶玉。

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“不許動”，早知多凶少吉，那里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。正在廳上乾轉，怎得個人來往里頭去捎信，偏生沒個人，連焙茗也不知在那里。正盼望時，只見一個老姆姆出來。寶玉如得了珍寶，便赶上來拉他，說道：“快進去告訴：老爺要打我呢！快去，快去！要緊，要緊！”寶玉一則急了，說話不明白，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，竟不曾聽見是什麼話，把“要緊”二字只聽作“跳井”二字，便笑道：“跳井讓他跳去，二爺怕什麼？”寶玉見是個聾子，便著急道：“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。”那婆子道：“有什麼不了的事？老早的完了。太太又賞了衣服，又賞了銀子，怎麼不了事的！”

寶玉急的跺腳，正沒抓尋處，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，逼著他出去了。賈政一見，眼都紅紫了，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优伶、表贈私物，在家荒疏學業、淫辱母婢等語，只喝令“堵起嘴來，著實打死！”小廝們不敢違拗，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，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。賈政猶嫌打輕了，一腳踢開掌板的，自己奪過來，咬著牙狠命蓋了三四十下。眾門客見打的不祥了，忙上前奪勸。賈政那里肯聽，說道：“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！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坏了，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。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，你們纔不勸不成！”

眾人聽這話不好聽，知道氣急了，忙又退出，只得覓人進去給信。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，只得忙穿衣出來，也不顧有人沒人，忙忙赶往書房中來，慌的眾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。王夫人一進房來，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，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。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松了手走開，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。賈政還欲打時，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。賈政道：“罷了，罷了！今日必定要氣死我才罷！”王夫人哭道：“寶玉雖然該打，老爺也要自重。況且炎天暑日的，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，打死寶玉事小，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，豈不事大！”賈政冷笑道：“倒休提這話。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，已不孝，教訓他一番，又有眾人護持，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，以絕將來之患！”說著，便要繩索來勒死。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：“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，也要看夫妻分上。我如今

已將五十歲的人，只有這個孽障，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，我也不敢深勸。今日越發要他死，豈不是有意絕我。既要勒死他，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，再勒死他。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，到底在陰司里得個依靠。”說畢，爬在寶玉身上大哭起來。賈政聽了此話，不覺長歎一聲，向椅上坐了，淚如雨下。王夫人抱著寶玉，只見他面白氣弱，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，禁不住解下汗巾看，由臀至脛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，竟無一點好處，不覺失聲大哭起來，“苦命的兒嚇！”因哭出”苦命兒”來，忽又想起賈珠來，便叫著“賈珠”哭道：“若有你活著，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。”此時里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，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。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，別人還可，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。賈政聽了，那淚珠更似滾瓜一般滾了下來。正沒開交處，忽聽丫鬟來說：“老太太來了。”一句話未了，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：“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豈不乾淨了！”賈政見他母親來了，又急又痛，連忙迎接出來，只見賈母扶著丫頭，喘吁吁的走來。賈政上前躬身陪笑道：“大暑熱天，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？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去吩咐。”賈母聽說，便止住步喘息一回，厲聲說道：“你原來是和我說話！我倒有話吩咐，只是可怜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，卻教我和誰說去！”賈政聽這話不象，忙跪下含淚說道：“為兒的教訓兒子，也為的是光宗耀祖。母親這話，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？”賈母聽說，便啐了一口，說道：“我說一句話，你就禁不起，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，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？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，當初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！”說著，不覺就滾下淚來。賈政又陪笑道：“母親也不必傷感，皆是作兒的一時性起，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。”賈母便冷笑道：“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賭氣的。你的兒子，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。我猜著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。不如我們赶早兒離了你，大家乾淨！”說著便令人去看轎馬，“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！”家下人只得乾答應著。賈母又叫王夫人道：“你也不必哭了。如今寶玉年紀小，你疼他，他將來長大成人，為官作宰的，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。你如今倒不要疼他，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。”賈政聽說，忙叩頭哭道：“母親如此說，賈政無立足之地。”賈母冷笑道：“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，你反說起你來！只是我們回去了，你心里乾淨，看有誰來許你打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只令快打點行李車轎回去。賈政苦苦叩求認罪。

賈母一面說話，一面又記挂寶玉，忙進來看時，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生氣，也抱著哭個不了。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，方漸漸的止住。早有丫鬟媳婦等上來，要攙寶玉，鳳姐便罵道：“糊涂東西，也不睜開眼瞧瞧！打的這麼個樣兒，還要攙著走！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屜子春凳抬出來呢。”眾人聽說連忙進去，果然抬出春凳來，將寶玉抬放凳上，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，送至賈母房中。

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，不敢自便，也跟了進去。看看寶玉，果然打重了。再看看王夫人，“兒”一聲，“肉”一聲，“你替珠兒早死了，留著珠兒，免你父親生氣，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。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，丟下我，叫我靠那一個！”數落一場，又哭“不爭氣的兒”。賈政聽了，也就灰心，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。先勸賈母，賈母含淚說道：“你不出去，還在這里做什麼！難道於心不足，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去不成！”賈政聽說，方退了出來。

此時薛姨媽同寶釵、香菱、襲人、史湘雲也都在這里。襲人滿心委屈，只不好十分使出來，見眾人圍著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去，便越性走出來到二門前，令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：“方才好端端的，為什麼打起來？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！”焙茗急的說：“偏生我沒在跟前，打到半中間我才聽見了。忙打聽原故，卻是為琪官金釧姐姐的事。”襲人道：“老爺怎麼得知道的？”焙茗道：“那琪官的事，多半是薛大爺素日吃醋，沒法兒出氣，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來，在老爺跟前下的火。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，我也是聽見老爺的人說的。”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。然後回來，只見眾人都替寶玉療治。調停完備，賈母令“好生抬到他房內去”。眾人答應，七手八腳，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。又亂了半日，眾人漸漸散去，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，問他端的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